

大地侧颜： 落叶的色彩

◆周德全



在灰色的冬天，赐予大地最美丽色彩的，并不是骄傲的绿色，而是彩色的落叶。

按照习惯进行联想，冬季叶子的命运，要么枯黄，要么坠落，常常与衰败相提并论，预示生命的陨落。

实际的情形，也许正好相反。作为大树生命力的最直观符号，树叶却有自己独特的生命存在方式。与乡村童年的记忆不同，在进入冬季以后，树叶不仅并不立即坠落，而且长久保持难得的绿色，即使最后

不可避免地服从命运的安排，坠落在大地，也不会将沮丧留给人间，而是展示出艳丽优雅的表情，做出美丽的告别。

此时此刻，在树叶的表情中，无疑以金黄和深红为主题。在灰色的世界里，黄色不仅尊贵，而且充满一种倔强的活力，为寒冷的时空放射亮色，让冬天不再单调，而红色的热烈，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惊艳，既像热烈的火焰，又似金色的阳光，在浪漫中保持温暖，亲切地向人间显示

激情，在整个色彩的世界里，她无疑最为抢眼，最易成为镜头瞩目的焦点。

树叶以自己鲜艳的色彩，总是实现角色反转：天生要降落大地，以衬托蓝天的高大圣洁，但即使铺满地面，身处底层，点缀在黄土地上，也毅然成为主角，不是因为身姿妙曼，而是因为颜色如此醒目，以致光彩难以掩饰。

树叶的色彩，具有整体的渲染效果，就像是涂抹在天地之间的颜料，在一片灰土色调中脱颖而出，让冬季的大自然景观，具有油画般的质感。

在色彩的感染下，叶子虽然还是那片叶子，形状依旧，但因为造物的着色，就纷纷成为精致的诗人和模特，以北国风光形象大使的名义，描绘出与传统冬季截然不同的绚烂画面，让人们们对寒冬刮目相看。

这时候，叶子显然不再是没落、衰败的符号，而成为一种审美载体。人们会在彩色叶子美丽的容颜上，小心翼翼地题写诗句，表达祝福，并夹在书籍的扉页，化身文明的标点符号，使阅读同时成为艺术鉴赏。当留下墨迹的叶子出现在朋友、亲人和情侣的眼前时，没有哪一种礼物会源自大自然，同时又升华为艺术品。在此方面，银杏一直被交口称赞，享有盛誉，堪为楷模。

冬天的落叶，本身就是大自然审美的一种景观，她散布大地，随意自在，既像散文，又如诗行，足以成为亲

切的观赏品，境界高下，犹如天壤之别。当人们发现落叶不再被清洁工当成垃圾清除，听任她们将自己的故乡由天空迁移至大地，喜笑颜开选择新的栖息地，继续自己美的历程时，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。

叶子自是高贵的角色，她们不仅会奉献色彩，最终也会献身土壤，以自我牺牲的方式，为新一轮新生命的孕育默默作出贡献。当人们欣赏大地上五彩缤纷的叶子构成的斑斓图案时，不仅赏心悦目，而且心怀敬意，这是一切具有美好品质和献身精神者应该享受的礼遇。

在很多时候，彩色的叶子就像可爱的娃娃一样，表现出丰富的神情。她不会言语，却会用色彩说话，表达细腻的情愫，并为人所精确感知，就是叶子身上的斑点，也会透露出自己的小心思，与人心心相印，与世界天人合一。

在北方的冬季，天地被灰色所笼罩，绿色由此最为珍贵，但有趣的是，它却并不最为醒目。虽然绿色可以骄傲地展示自己生命力之旺盛，但此时此刻的绿色，已经失却春夏绿色的那种滋润和本色，有些勉为其难，并不能充分证明自己的活力，更多的是一种外在符号，而且往往被灰色所弥漫，无法引人注目。人们可以使用技术手段，让绿色实现大面积覆盖，但很遗憾，在人为制造的绿色中，它依然无法成为鲜活生命力名副其实的代言人。事实证明，生命可以被修饰，但却难以被掩饰，因为真正的生命力，只有在真实中才能精神焕发。

其实，并不需要从科学的角度探究冬季落叶的色彩形成原理，仅仅是从感官上，人们都能够为它色彩的鲜艳和身姿的张力所感动。落叶不仅丝毫没有垂暮之年的伤感，反倒以激情和刚强，颠覆生命法则，扭转生命节奏，将本来灰色的世界装扮得一片绚烂，给过于敏感的人类以激励和信念，让人们思考生命力的内涵，到底取决于它的长度，还是它的强度？是高高在上的荣耀，还是匍匐大地的地气？

山城的变迁

◆徐祯霞

山外的人说，我们陕西柞水是山城。对于“山城”这个称呼，我其实是蛮喜欢的。有山就有水，就有万千草木，就有花鸟虫鱼，就有好风景、好生态。

小时候，村里到处种植的都是核桃树。房前屋后，田间地头，满坡满岭，都是茂盛的核桃树，于是就有了核桃沟、核桃坡、核桃林。那时的秋天，打核桃、剥核桃、洗核桃、晒核桃、卖核桃，简直是村里最壮观的事情。前后几个月，人们都围着核桃转。核桃收了之后，先交给农贸公司，然后在冬天农闲的时候，又从农贸公司领回来。之后就是砸核桃仁，砸出来的核桃仁农贸公司按斤付工费。一到冬天天最冷的时候，做不了别的，家家户户，男女老少，都在炉火旁砸核桃，剥核桃仁。剩下的核桃仁一个也舍不得吃，全都交回到农贸公司，换取过年的费用。

那时的柞水县城很小。除了公职人员，其他人多数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。那时县里的商店很少，多叫供销社，卖一些日常生活的必需品。那时的柞水人，没有外出的习惯，一者因为山路险远，二者因为外出也似乎并没有多大的事情。

后来，有人发现了柞水溶洞。发现者是两个打柴的人，他们在山中打柴，发现了一个洞口，就走了进去。谁知越走越深，里面全是乳白色奇形怪状的石头。他们很好奇，就点起火把探险，两个人走了一天一夜，也没走完，出来后，就将这事说出去了。人们纷纷前来观看，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。相关部门邀请专家勘察，说是洞里有多种钟乳石，形状怪异，各不相同，都是石灰岩长年堆积形成的。当时，旅游业正在悄然兴起，柞水借着这股东风，推出了县城境内的首个旅游景点，取名“柞水溶洞”。西北五省中来柞水溶洞游玩的人甚众。

自柞水溶洞之后，柞水又开发了牛背梁、秦楚古道、凤凰古镇、九天山等一系列景区。俗话说，靠山吃山，这些自然的、人文的风景，成了柞水独特的旅游资源。柞水人依托天时地利人和，将旅游业做成了柞水的支柱产业。当然，这与交通的便利也有关系，先是铁路修到了柞水，不久后，高速路也开通了，柞水到省城西安越来越方便。柞水摇身一变，从秦岭深处“养在深山人未识”的偏僻之地，一下子被划入西安一小时经济圈，成了西安名副其实的“后花园”。

近几年来，柞水县的木耳产业发展迅速。舅舅家就在木耳小镇附近，每次去舅舅家，表哥都会带我去那里转转。表哥说自小家里就在种木耳，以前一直是用耳棒子点木耳，这种种法产量低，基本上是靠天吃饭。自从李玉院士来到木耳小镇后，指导大家科学栽培，将以前的菌棒木耳改为袋料木耳，木耳产量提高不少。说着，表哥把我带到木耳大棚里，对我说，现在的木耳种植基本是智能控温控湿，让木耳始终处在一个旺盛生长的状态里。木耳产量一高，木耳种植木耳的积极性也跟着提高了。

柞水还开启了城市形象工程改造，城区内几乎所有的楼房都进行外墙刷新和美化。在城建部门的全程监督和推动下，整个柞水县城旧貌换新颜，令人们耳目一新。日暮时分，华灯初上，霓虹辉映，四处流光溢彩，不是新年，却又胜似新年。新的路，新的房，新的城，所有的一切让柞水焕发出新的光彩。

令人欣喜的是，今年牛背梁旅游度假区被评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。想当年，我从一个临时工，被县里当作人才安置到牛背梁管委会。半年后，牛背梁正好开工。可以说，从牛背梁的建设，到开工，再到牛背梁的发展，我都是亲历者与见证者。我像一个掘矿工，用自己对于牛背梁的好奇和喜爱，挖掘着牛背梁与众不同的美丽。在牛背梁工作了三年，我用文字写下了对牛背梁的爱与眷恋。牛背梁获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后，现在我们争相转发消息，因为这是大家共同的快乐和荣誉。即便现在我已经不在牛背梁工作了，但在心里，我觉得自己与牛背梁始终是亲近的。

今年秋天，走在柞水新城的街道上，看到满地飘飞的银杏叶，总想拾起几片，在上面写下点什么。我稍一思忖，从包里取出笔，在一片银杏叶上，写下了“流光溢彩满山城”。这是我最真实的感受。面对生活，除了努力，还有感恩，感恩世间的万事万物，点亮了我们生活的满天星辰。

念母爱，知感恩

拉萨市第二高级中学高一(1)班 马德龙

“在遥远的故乡，在背影深处，曾经有一双为你日夜操劳的手，有一位眼含热泪的人，她一言一行的督促，一荤一素的关怀，她在你的生活中存在理所当然，甚至让你忘记了她的脆弱。还有，她有一天也会离开……”

毛不易的歌轻和着寒风，唱进我心底，吹起阵阵涟漪。此时此刻的夜晚，天空还没有星星，四周漆黑一片，即使有冷风吹入，我也不感觉寒冷，因为有您——我的妈妈，色彩厚重，味道香浓，让我倍感温暖与幸福。

每个人的妈妈都不同又相似。在我们取得成功和进步时，她们从不吝啬自己的赞美和骄傲；在我们调皮闯祸时，她们重现武林绝学——“狮子吼”。而其中，唠叨似乎是每位妈妈与生俱来的本能。“起床啦”“洗手去”“别迟到”“要细心”……那时候，总觉得妈妈的唠叨是世界上最可怕的，反反复复几句话，就能让人立马惧怕颤抖。直到我饶有兴致地观看电影《阿甘正传》，直到我再读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”，直到我一脚踏撞滚爬到高，我才发现，妈妈的声声唠叨宛若夜空中无数闪烁的星，让我在黑夜中找到光明，助我在绝望中看到希望。她是我黯淡无光时的救赎，是我焦虑不安时的解药；她的碎碎念，温柔了我的岁岁年年；才明白，妈妈每一句唠叨的背后都潜藏着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呵护；而母爱，则正是柴米油盐的琐碎细腻，和无数辗转低回的牵肠挂肚。

思绪无端拉扯。依稀记得八岁那年，我和老家一群小伙伴玩滑冰，正滑得刺激想要更尽兴时，一个跟头，只听得一声脆响，我摔了个“狗啃屎”。刚摔倒本没觉得异样，大抵因为当时并未穿戴任何护具，不知过了多久，“空降”的呕吐使我不得不直奔医院。一检查，轻微脑震荡。这样的结果吓坏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妈妈，第一时间从拉萨飞回甘肃，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面前。

古语言：羊羔尚有跪乳之心，乌鸦且懂反哺之情。那么我们，理应常怀感恩之心。俞伯牙为报知遇之恩，因钟子期死而摔琴绝弦；韩信为报漂母之恩，留下一饭千金的千古佳话；孟郊为报慈母之恩，作出旷世诗篇《游子吟》。

感恩是一个有温度的词，需要用心去浇灌。我的妈妈，十月怀胎，为我尝尽苦楚；我的妈妈，育我成人，历尽酸甜苦辣。她柔如江南水声，坚如千年寒玉。我举目，妈妈是皓皓明月；我垂首，妈妈是茫茫大地。从今往后，我愿做一只纸鸢，被命名为母爱的线索牵引，我所有的振翅高飞，皆是为了回报那难以名状的爱的目光。

妈妈，请接受我欠您的无数句：“我爱您！”

斜插一支莲蓬

◆高玉霞

总觉得，莲蓬在枯萎时，成就了另一种美。

枯萎时的莲蓬，没有了花瓣的柔美，只余深褐色的莲壳，单单一支，斜在案几上，或配以焦黄的荷叶，插入坛子，即可养目养心。闲来无事，翻几页书，瞥一眼莲蓬，行云如水，心境苍老凛然。

齐白石画过水墨莲蓬，与一把大蒲扇，构成画面，很有趣味。那幅画是老人八十岁所作，画中的莲蓬，没有梗，只是几枚硕大的莲房和一大支蒲扇，墨色淋漓，很有气势。除此，齐白石老人还画过《莲蓬蜻蜓》，极简的画面，两个莲蓬，一只蜻蜓，翩翩起舞，一静一动，美感十足，而斜插的莲蓬，完全涂黑，层次分明，简洁空疏，令人惊叹！

齐白石的画作，构图上大简与大繁。简，以少胜多，给人想象的空间；繁，水墨酣然，扑面而来。无论是简与繁，都让人浮想联翩，给人以言有尽意无穷的意境。

那年二月，在杭州西湖也看过莲蓬。那天正赶上西湖大雾，山色空蒙，远山如黛，美成了一幅绝美的水墨画。游人如织，桨声灯影中，一支支褐色莲蓬，在风雨中宛如一株株铜铸的雕像，陡然伫立在湖面，就那么不动声色地闯入眼帘，霸占了内心，没来由地，我和先生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，仿佛人生的苍老就在一瞬间。

读懂一支莲蓬的坚定，就更懂得人生历经悲喜后内心深处得到的更是一份淡定与从容。

就如辛弃疾，一生命运多舛，壮志难酬，却依然能吟诵出“大儿锄豆溪东，中儿正织鸡笼。最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”的绝美佳句；更如齐白石老人，暮年时依旧记得日落黄昏，散步池塘，看农妇吃莲蓬的温馨场景。

鲁迅先生也是喜欢莲蓬的。“芰裳荇带处仙乡，风定犹闻碧玉香。鹭影不来秋瑟瑟，苇花伴宿露瀼瀼。扫除腻粉呈风骨，退却红衣学淡妆。好向濂溪称净植，莫随残叶堕寒塘。”秋意瑟瑟，鹭影无踪，苇花伴宿，夜露寒凉，鲁迅对莲蓬的怜爱在这首诗中可见一斑。那年鲁迅还是少年，看到莲蓬就想到它的高洁傲岸，就希望它“莫随残叶堕寒塘”。

落日颓颓时，在书桌旁，斜插一支秋日的莲蓬，让心取得一份静气，如此，待老去时也能老成一株莲蓬，练就一身傲骨，在秋风中，不堕寒塘，铁骨铮铮，兀自孤傲，兀自深情。

办公室北面有一扇窗，窗外楼下是一花园，花园中有一块大石，石之前端约略三分之一悬空，近看平淡无奇，但当我站在窗前远眺，此石酷似一头大象。

一日，我偶然立于办公楼东侧走廊的一端，这里正对着那块巨石。但不管我怎么看，怎么想象，都看不出它有形似大象之处。下楼绕石一周细细端详，依然只是一块普普通通、不规则的石头而已。而当我回到办公室窗前再次观望，它又是一头形神兼备的大象了。我懂了，只有站在我所在的办公室窗前，也就是石头的左上方，以大

角度

◆高英

约60度的夹角俯视它，它才会是一头大象。

这一发现让我惊讶不已。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初次见到这块石头的印象。当时我在心里嘀咕：把这么平常的石头置放于花园中，能为校园添色吗？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的心中都充满了疑问，直到因故

转至这间办公室，才知道原来这尊大石还有如此神奇的特点。但我没有进一步考察它，以为只要从高空俯瞰就能看到巨石大象，直到站在走廊一端观看它，才发现我错了。由此我意识到，看事物的角度有多么重要！只有选择了恰当的角度，才能认识到事物的全貌和真相。

确实，我们在观察、评判某个人或某个事物时，所站的高度和角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们的判断，许多我们自以为正确的判断实际上不一定正确。唯有超越自我，多角度、全方位地观察和思考问题，才有可能一步步接近真相，发现事物的本质和价值所在。

写文章难免要引用，引用名人名言，引用历史典故。引用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主题，引出要阐述的论点，或者作为论据支撑观点。还有一种引用是为给文章增色，先贤的句子一句能顶一万句，借过来可以装门面。

但引用不能过多过滥，过多无异于掉书袋，甚或有抄袭的嫌疑。引用一句，尚可容忍。引用两句，不忍目睹。引用三句，忍无可忍！

高手在行文中定会尽可能地使用自己的语言，对于引用相当节制。偶尔有一条引用，也会

借来的句子

◆鞠志杰

在引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引申。这种引用比较优雅，也足够智慧，甚至可以称得上二次创作。但最好还是不要引用，因为一引用，写作者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个转述者，离真正意义上的“原创”又远了一步。

借来的句子虽然好，但是还回去。有借无还非君子。真正有思想的创作者一定是独立思考的，语言一定是极具个性的。唯如此，才能让文字以张力和生命，才能让文字在人间行走。

那些经典之作，概莫如是。

